蜀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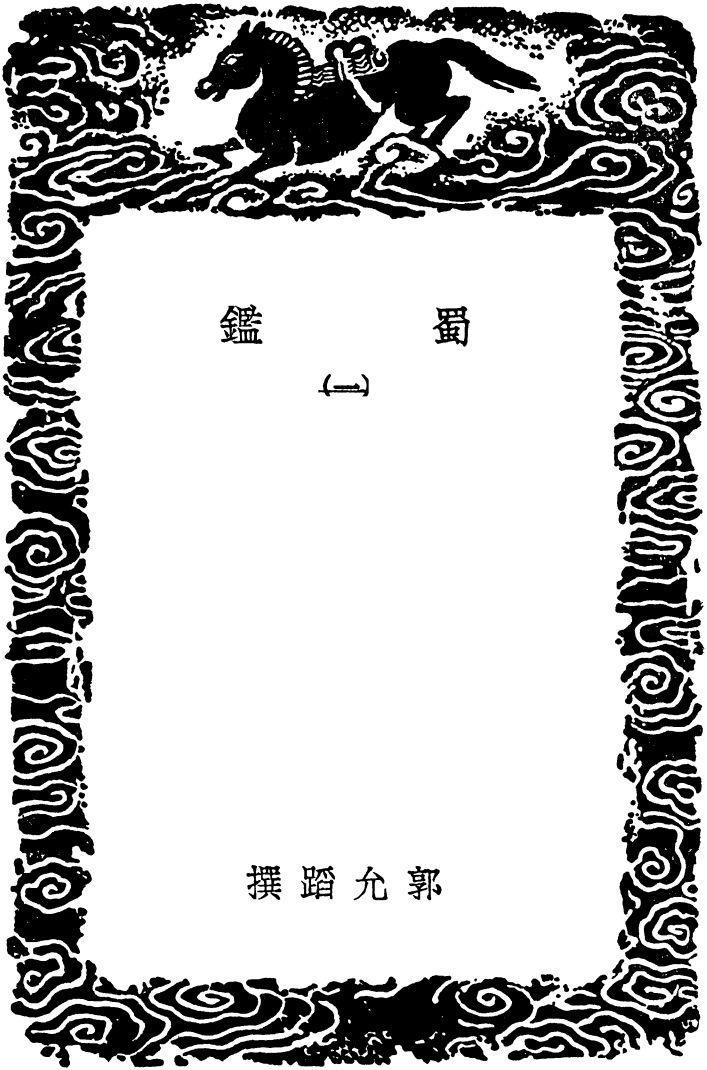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蜀鑑

(一)

郭允蹈撰

本館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蜀鑑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於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書十卷。凡一統之離合。形勢之險易。賢才之衆寡。攻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福之基。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封茲土。既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考論臧否。以爲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鋟而傳於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常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而不可解。範防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爲之益高。江若爲之彌深。關門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爲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概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寬大仁厚之政。洽乎夷蠻。忠孝順恭之德。聞于四方。不怒而羣臣知恥。不殺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載之表。尚何俟此書以爲鑑。抑書之意。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必欲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民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家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譔。

蜀鑑宋刻甚精。藏於李蒲汀司徒。司徒殁而子孫不能守。遂爲澶汾晁太史所得。余尹滑。乃從晁太史所借而錄之。略記此書始末於首云。時嘉靖乙卯夏日廬山主人　允題。

蜀鑑序

蜀在禹貢。一梁州爾。文王興於岐西。而從武王牧野之師者。乃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之所被。信矣。三代以來。秦得蜀以幷諸侯。漢高由蜀漢以定三秦。諸葛孔明三分天下。僅有其一。而伸大義於季漢。非以其地西接嶓冢。南連荊吳。扼關河之勝。則爲右府之固。合吳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險要雖控制一隅。而形勝實關於天下。歟中興南渡。首吳尾蜀。有常山之勢。前褒後劍。得金城之險。乃眷西顧。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歷百年。歲經三卯。外有虎嘯之虞。內憊頹勞之憂。而蜀之爲蜀。非全盛時比矣。文子久仕於蜀。身履目擊而動心焉。燕居深念。紬繹前聞。因俾資中郭允蹈緝爲一編。起自秦取南鄭。迄于王師平孟昶。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險阻。邇雍而鄰荊者。稽之舊史。按之圖志。悉紀於篇。西南夷爲蜀後戶。未形之憂。難忽而已事之鑒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間又論其得失之要者。定爲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見於此。噫。蜀在宇內。九之一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覽是書者。可以鑑焉。因名曰蜀鑑云。端平三年十月朔旦。昭武李文子序。

四庫全書提要

蜀鑑十卷原本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方孝孺序稱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宰仕於蜀蒐採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書十卷云云世遂題爲文子作考亭淵源錄亦載李文子字公謹光澤人（案光澤即昭武之屬縣今尚仍古名）李方子之弟紹興四年進士官至知太安軍領閬州潼川府著蜀鑑十卷然考端平三年文子所作序中稱燕居深念紬繹前聞因俾資中郭允蹈輯爲一編云云則此書爲資州郭允蹈所撰文子特總其事耳世即以爲文子作亦猶大易粹言本曾穜命方聞一作直齋書錄解題遂誤以爲穜作也其書每事各標總題如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例每條有綱有目有論如朱子通鑑綱目之例其兼以考證附目末則較綱目爲詳核焉宋自南渡以荆襄爲前障以與元漢中爲後戶天下形勢恒在楚蜀故允蹈是書所述皆戰守勝敗之迹於軍政之得失地形之險易恒三致意而於古人用兵故道必詳其今在某處其經營擘畫用意頗深他如辨荆門之浮橋引水經注以證荆州記之誤陳倉之馬鳴閣引蜀志以證寰宇記之誤斜谷之遮要引輿元記以補裴松之注之缺諸葛亮之築樂城引通鑑以辨華陽國志寰宇記之異同於地理亦頗詳核又所載羅尚之抗李雄張羅之據犍爲亦較晉書載記及十六國春秋爲詳皆足裨史乘之考證唯所論蜀之地勢可以北取中原引漢高祖爲證則與李舜臣江東十鑑同意姑以勵恢復之氣

耳。諸葛亮所不能爲。而謂後人能之乎。末二卷敍西南夷始末。既載犍爲郡之置於漢代。而不知唐之莊炎播郎等州卽其故地。又所載南詔始末。謂驃信敗於韋皐而南蠻始衰。不知敗於高駢而蠻乃不振。所記未免稍略。然其時方慮內訌。無暇外攘。蓋書之志。主于捍拒秦隴之師。振控巴渝之險。其他邊徼之事。固在所略。亦其時勢爲之矣。

蜀鑑卷一

宋　郭允蹈撰

秦人取南鄭

秦厲公二十六年秦左庶長城南鄭

秦躁公二年南鄭反

秦惠公十三年秦伐蜀取南鄭

南鄭本古褒國按酈道元水經注云東周之初鄭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居此因曰南鄭後爲蜀所併至是秦始取之

論曰常璩謂蜀以褒斜爲前門則南鄭者蜀之扞蔽也南鄭既入秦七十二年而蜀遂亡脣亡齒寒也久矣後之經理蜀者可不鑑乎

秦人取蜀

秦惠王初更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蜀王封弟葭萌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國爲好巴與蜀讐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出奔求救於秦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鄰不如伐楚司馬錯曰蜀國

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資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幷矣秋秦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焉又戰國策曰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顧爭於戎狄去王業甚遠矣錯曰不然富國者務廣其地強兵者務富其民以秦攻蜀譬以狼逐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起兵伐蜀取之蜀既屬秦益強富輕諸侯

葭萌在今利州石牛卽今大安軍金牛鎮

秦惠文王十一年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莊爲相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移秦民萬家實之

秦惠文王十四年陳莊反殺蜀侯通國秦遣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莊（案史記書誅蜀相壯在武王元年華陽國志陳壯反及誅陳壯俱在周赧王六年當秦武王二年與此互異）

秦武王元年封子某爲蜀侯煇（○案蜀侯名史記作煇不書始封年華陽國志作煇封於周赧王七年當秦武王三年與此互異）

秦昭襄王六年蜀侯某反司馬錯定蜀封子綰爲蜀王（○案華陽國志封綰在定蜀之明年）

秦昭襄王二十二年王誅蜀侯綰但置蜀守張若取黔以及江南地

論曰秦人取蜀以王其親子弟三而卒皆殺之歷三十二年而始定其取之不亦難乎初置守張若而定黔中繼用李冰而始平水害蜀自是安寧而漢高帝用之以取三秦其所係不亦重乎

秦人取漢中

秦惠文王十三年秦庶長章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分巴蜀置漢中郡○案華陽國志漢中郡周赧王二年置當惠文十二年較前一年

秦孝公初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之地孝公招戰士明功賞國以富強至是惠文王既取蜀遂乘勝取楚地六百里又分巴蜀置漢中焉

論曰按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南鄭乃古褒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今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隸之而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爲一自此始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即今金房兩州地西漢地里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漢中乃秦楚巴蜀必爭之地秦得之而全據上流以謀楚矣

昭襄王十三年任鄙爲漢中守

昭襄王二十年王之漢中

秦人自蜀伐楚

昭襄王二十七年司馬錯發隴西因蜀伐楚黔中拔之

昭襄王三十年蜀守張若伐楚取巫郡及黔南爲黔中郡

華陽國志云。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案華陽國志。此條係封揮之年。史記不書。疑彼文誤。巫郡。在今巫山縣及施州黔中郡。卽今涪黔鼎澧諸郡。皆黔中地。

論曰。秦併六國。自得蜀始。蓋與秦爲怨者楚也。秦既取蜀取漢中。又取黔中。則斷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勢孤矣。劫質懷王。操縱予奪。無不如意。於是滅六雄而一天下。豈偶然哉。由得蜀故也。

漢高帝由蜀漢定三秦

漢元年春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秦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巴蜀漢中居其三。割南鄭以隸漢中。漢因建都於此。

漢王欲攻項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漢王令張良厚遣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

漢王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褒中。良說漢王燒絕棧道。

杜南在今京兆府萬年縣。古杜伯國也。蝕中。入漢中道川谷。寰宇記曰。褒口在褒城縣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爲一谷。自褒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口在鳳翔府郿縣。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以行。張良勸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今地名石門。

漢王至南鄭。拜韓信爲大將。

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歸。多道亡。韓信亦去。蕭何追之。信說漢王定三秦。遂聽信計。今與元南鄭縣米倉山有截賢嶺韓信廟或云蕭何追信於此。

漢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秋八月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章邯迎戰陳倉敗走。止戰好時又敗走。遂定雍地。

華陽國志曰。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又曰。巴郡有賨民。多居渝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鬬。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令樂人習學之。謂之巴渝舞。故道在今鳳州兩當縣。陳倉在鳳翔府寶雞縣。好時在鳳翔府天興縣。

論曰。漢高帝留漢中。未幾。反其鋒以向關中。足跡雖未嘗至蜀。然所憑者蜀之軍糧。陷陣者巴渝之勁勇。由故道戰陳倉。定雍地。而王業成矣。孰謂由蜀出師。不可以取中原哉。

公孫述盡有蜀地

漢更始元年。公孫述自稱益州牧。

述茂陵人。王莽以爲導江卒正。治臨邛。南陽宗成等起兵。狥漢中。以應漢。述遣使迎成等。選精兵迎擊殺之。併其衆。假漢使者自稱益州牧。按王莽改蜀郡爲導江。太守爲卒正。

更始將李寶張忠狥蜀。漢。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緜竹。大破之。述自立爲蜀王。都成都。

光武建武元年。述遣其將侯丹取南鄭。

南鄭人延岑反。圍南鄭。更始所立漢中王嘉初擊敗之。岑復反。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將李寶所破。岑走天水。述遂遣其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數萬人。以李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岑屯杜陵。與赤眉將逢安戰。大破之。漢中王嘉亦與赤眉將廖湛戰於谷口。大破之。光武令鄧禹招嘉。嘉因來歙請降。延岑自武關走南陽。述遂有漢中地。武都今階州。天水今秦州。河池今鳳州。下辨今成州。散關今大散關。谷口在今鳳翔府郿縣。武關今商州南陽今登州。

述遣其將任滿據扞關。

李熊說述東拒扞關。述遣滿從閬中下江州據之。

史記張儀說楚曰。秦西有巴蜀。大船下水而浮。一日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矣。史記索隱以爲扞關即魚復江關。今瞿唐關。顏師古注。輿地廣記。郡縣志。皆仍其說。惟後漢史注。扞關在今峽州巴山縣。樂史寰宇記。峽州長楊縣有古扞關城存。即巴山縣地。此爲得之。扞關即楚地。史記稱楚肅王所築。今巫郡江關則乃屬巴地。故張儀云。拒扞關則黔中巫郡非王有。拒抵也。至若黔中巫郡。皆在楚扞關之外也。蓋扞關乃楚之扞關。江關乃巴蜀之江關也。述據扞關。則荊門虎牙在扞關之內。皆其設險之地。豈肯先自隘而但守魚腹之江關哉。故辨之以正地理之。江州縣名。今重慶府。閬中今閬中。

述遣其將李育程烏屯陳倉。馮異迎擊大破之。

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遣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狗三輔。馮異擊走之。育烏俱奔漢中。

陳倉在鳳翔寶雞縣。

光武得隴望蜀

建武八年。來歙伐隗囂。拔略陽。

隗囂據隴右。歙將二千餘人襲略陽。斬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略陽在今秦州隴城縣。

隗囂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囂盡兵攻略陽。累月不能下。

夏四月。帝自征隗囂。至高平。河西竇融來朝。

高平今鎮戎軍高平寨。古安定地。

隗囂將妻子奔西城。

西城今金州西城縣。

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

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等將蜀救兵五千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

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元等決圍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城　冀城在今秦州隴城縣上邽在今秦州

隗囂病死子純立○案後漢書・本在建武九年。

帝使來歙護諸將屯長安遂討隗純於天水十月攻破之純降○案後漢書・本在建武十年。

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

公孫述使王元拒河池來歙蓋延進攻大破之遂克下辨

隗囂將王元降述述使拒河池歙與蓋延等破之遂克下辨乘勝而進蜀人大懼　河池今鳳州下辨今成州同谷縣

盜殺來歙

王元遣刺客殺來歙以蓋延領其軍

岑彭吳漢由江道取蜀

建武五年岑彭自夷陵屯津鄉

田戎據夷陵岑彭攻拔之獲其衆萬餘人戎亡入蜀述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馮駿軍江州田鴻軍夷陵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夷陵今陜州夷陵縣夷道今峽州宜都縣津鄉左氏傳曰楚太子大敗於津鄉後漢志云江

陵有津鄉。寰宇記云。津鄉故城。在今江陵縣東。洛宮卽其地。

建武六年。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取荊州。不克。江關。漢地理志云。江關都尉理魚腹。注水經云。白帝山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十七丈。東傍瀼溪。西南臨大江。瞰之眩目。惟馬嶺小差逶迤。猶斬山爲路。羊腸數轉。然後得上。公孫述據蜀。自以金承土運。故號曰白帝城。寰宇記云。赤甲城。公孫述築。不生樹木。土石悉赤。如人祖臂。故曰赤甲。與舊白帝城相連。皆在縣北。卽江關之要也。在今夔州奉節縣。

建武九年春。述遣田戎下江關。據荊門虎牙。

述遣其將田戎、任滿、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大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闢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寨陸路。拒漢兵。荊州記云。南荊門。北虎牙。二山臨江。楚之西塞。酈道元注水經云。公孫述依二山作浮橋。拒漢師。下有急灘名虎牙灘。郭璞江賦曰。虎牙高聳以屹崒。荊門闢竦而盤礴。淵九回以奔騰兮。流雷响而電激。寰宇記云。虎牙山有石壁。其色黃間有白文。亦有牙齒形。夷陵志云。上有城。下有十二磴。有灘甚惡。在今峽州。

建武十一年春。岑彭破夷陵。入江關。上墊江。馮駿守江州。

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曰。大司馬不曉水戰。

荊門之事由公而已閏月彭墓攻浮橋先登者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東風狂急奇船逆流直衝浮橋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擒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墊江卽今古州平曲未詳然彭旣指墊江從梧水上平曲則在今遂寧潼川之境也

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拒廣漢及資中又遣侯丹拒黃石

漢立廣漢郡資中今資州資陽縣乃平水經歷之地寰宇記云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有橫石灘岑彭已上墊江則述拒廣漢以備涪水屯資中以備江陽又先遣侯丹率二萬人以拒黃石則逆拒於江州之先也

岑彭自墊江還江州泝都江襲擊侯丹大破之使臧宮拒延岑於涪水大破之彭遂進拔武陽

彭速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州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沈水臧宮以轉輸不繼降者欲散畔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彭岑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

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大震恐。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自是降者以十萬數。王元舉衆降。後漢志。沈水當爲沈水。案○今後漢光武紀。郡國志。俱正作沈。惟臧宮傳作沅。水經注云。沈水自廣漢郡入涪江。今按中江縣有一水入涪。臧宮旋平縣竹。必自今中江水也。

論曰。延岑自廣漢入涪水以拒壁江。今合川。而岑彭下壁江。由江州復上都江。拔武陽。武陽今彭山縣。由今州復回重慶府。上瀘敍嘉眉。此蜀人所以爲神也。史謂自都江倍道兼行二千里至武陽。蓋夸詞之誤矣。

冬十月。盜殺岑彭於武陽。十有二月。吳漢將三萬人泝江而上。

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進拔廣都。

吳漢破述餘黨於武陽。帝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吳漢入成都。述自殺。誅延岑。

論曰。光武得隴望蜀。其勢若易矣。而功反難。岑彭泝流討蜀。其勢若難矣。而功反易。何耶。以下辨河池。皆武都之阨塞。述能守之。城未易窺。而瞿唐爲蜀之天險。述不之守。而遠恃荊門虎牙以爲固。浮橋一燎。而述之技窮矣。然光武中興。復漢舊物。述猶陸梁一隅。斗絕之蜀。此其見與井蛙何異。身死旋滅。非不幸也。

蜀鑑卷二

曹操平張魯取漢中

漢獻帝初平二年。益州牧劉焉遣張魯襲漢中。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爲五斗米道。居於蜀焉。乃以魯爲督義司馬。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閣。殺害漢使。建安五年。劉璋襲父焉位。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襲別部司馬張修。殺之而幷其衆。（案後漢劉焉傳。三國志張魯傳。魯襲殺張修。在璋嗣位前。此誤。）魯遂據漢中。與璋爲敵。

建安二十年。曹操擊張魯。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遣張郃朱靈攻破之。

武都。今階州同谷武興等地。舊有白馬氐據之。

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

秋七月。操至陽平。魯遣其弟衛等據陽平關。操遣將夜襲破之。魯潰。奔巴中。操遂入南鄭。

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操於是大饗軍士。七月至陽平。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操乘險夜襲。大破之。魯潰。奔巴中。操入南鄭。盡得府庫珍寶。陽平後漢史注。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又按寰宇記。褒城縣有漢陽關。在縣西北。漢時所立也。先主破夏侯淵於其地。水經注又云。白馬城亦名盡口。有陽平關。在今西縣。西縣乃古

沔陽。去褒城縣七十里。邑名遷徙。未可知也。郡縣志因謂曹操昭烈孔明皆嘗至關下。未嘗越關則誤矣。今大安軍五里亦有陽平關。頗險要。然非舊迹也。

十二月。操留夏侯淵張郃守漢中。

操之留淵郃也。以雞肋示外人。外人莫察。主簿楊修獨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也。論曰。曹操芟夷羣雄。僞定一時。再入漢中而不能下。殆強弩之末。非眞不可向也。抑天留以遺昭烈孔明。使萬世之三綱賴以不泯耶。

昭烈君臣由江道入蜀

建安十六年。昭烈自荊州將數萬人入蜀。至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

昭烈帝在荊州。三顧諸葛亮於草廬。問以計策。亮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王室可興矣。昭烈既破曹操。張松說璋。遣法正迎昭烈於荊州。法正陰勸昭烈取益州。昭烈疑未決。龐統復贊之。昭烈乃留諸葛亮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昭烈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自江

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璋率步騎三萬人往會之。歡飲百餘日。

按昭烈自今重慶府入合州江路上水至涪。卽今綿州。唐乾符間。王助綿州富樂山碑云。昭烈入蜀。劉璋延之此山。望見蜀之富盛。飲酒樂甚。故得名。

璋推昭烈爲大司馬。使擊張魯。昭烈至葭萌。

璋增昭烈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璋還成都。昭烈北到葭萌。未卽討魯。白水軍。按後漢史注。公孫述將侯丹開白水關。城西南有水關。葭萌在今利州。

昭烈自葭萌襲蜀。進據涪城。

劉璋斬張松。昭烈大怒。召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幷其兵。遂進據涪城。

涪城。今綿州。

建安十八年。昭烈圍雒城。

雒城。今雒縣。

建安十九年。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遂與張飛趙雲溯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陽。

法正與劉璋書曰。今翼德得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平分資中。德陽。三道並進。將何以禦之。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數道並進。已入心腹。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秦

滅巴。置巴郡。治江州。江州。縣名。今重慶府巴縣是也。劉焉分巴爲二。墊江以上爲巴西。治安漢。今果州。墊江以下爲巴東。治江州。墊江。今合州是也。江陽。今瀘州。犍爲。今資榮嘉眉等地。德陽。今遂寧府。趙雲自外水至瀘州。分定資中嘉眉等地。張飛自重慶入合州。定遂寧果州等地。爾時法正稱翼德入犍爲界。平分資中。德陽。此正在雒城與璋書。非能遙度於千里之外者。飛自墊江上。未嘗入犍爲資中也。

昭烈進圍成都。劉璋出降。

雒城潰。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自武都密書請降。昭烈令引兵屯城北。城中震怖。圍城數十日。璋遂出降。

吳蜀分荊州

建安二十年。關羽屯江陵。吳孫權遣諸葛瑾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呂蒙取長沙、桂陽、西郡。零陵太守郝普固守。

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欲以虛辭引歲者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　長沙。在今潭州。零陵。在今永州。桂陽。在今郴州。

昭烈至公安。遣關羽至益陽爭三郡。吳孫權進駐陸口。魯肅屯益陽以拒羽。郝普以零陵降呂蒙。

權遣書召呂蒙。舍零陵急還助魯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遣客語郝普。以詔

烈在漢中。關羽在南郡。無外援可恃。普懼。出降。蒙卽日引軍赴益陽。公安在今江陵府。陸口在今鄂州蒲圻縣。寰宇記有孫權城。益陽在今潭州益陽縣。寰宇記云有魯肅城。常德府沅江縣有關羽屯兵之處。名曰關州。沅江亦益陽縣境。魯肅關羽會語於此。

昭烈求和於吳。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漢。

昭烈聞曹操攻漢中。遣使通好於權。遂中分荊州。江夏在今鄂州。南郡今江陵府。武陵今常德府。

論曰。荊州首吳尾蜀。據腹心之會。合二長以向中原。上也。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次也。若中分而與吳共之。則吳可以攻而蜀不可以守。公孫述之困於夷陵。是已。惜哉。昭烈君臣奮興之晚。而三分天下。僅有區區之一隅也。

昭烈取漢中

建安二十一年。張飛大破張郃軍於宕渠。○案三國志・華陽國志・飛破郃事係建安二十年。

曹操既定漢中。留夏侯淵張郃守之。黃權言於昭烈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

建安二十二年。昭烈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曹操遣曹洪拒之。

法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以圖巴蜀。必有內憂故耳。今舉衆取漢中。必可克

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中可以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此不可失也昭烈從之下辨今成州同谷縣

建安二十三年魏曹洪及吳蘭戰於固山蘭敗死之

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衆議狐疑曹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乘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吳蘭殺之張飛馬超走 固山未詳昭烈屯陽平關

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昭烈遣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昭烈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馬鳴閣寰宇記曰在今利州昭化縣按蜀志曹操曰此閣乃過漢之平陰咽喉之要害恐非昭化也廣石陽平關西有曠石關

建安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破夏侯淵於定軍山斬淵首

昭烈與夏侯淵相拒踰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與勢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遂使黃忠乘高鼓譟攻斬淵及趙禹張郃引軍還陽平明日昭烈欲渡漢水攻郃諸將以衆寡不敵依水爲陳以拒之郭淮謂郃曰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可破也既陳昭烈疑不渡淮遂固守 定軍山在今興元府西縣興勢在今洋州興道縣有興勢山

三月曹操自長安出斜谷至漢中趙雲破其軍於漢水。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昭烈曰曹操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兵還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墮漢水中死者甚多明旦昭烈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遮要輿元記云曹操城在縣西北十二里斜谷口遮要置軍處

夏五月操與漢中諸軍還長安

操後嘗語人曰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

昭烈遣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下之劉封乘沔水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以耽爲上庸太守耽弟儀爲西城太守定漢中地　秭歸今歸州房陵今房州上庸西城皆今金州地卽漢地理志漢中諸郡也

秋七月昭烈卽漢中王位於沔陽以魏延領漢中太守

沔陽今興元府西縣

孫權襲荆州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自江陵攻樊大破于禁龐德於漢水

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等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于禁遂降。殺龐德。樊城在今襄陽府。

羽圍樊城。

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洶懼。滿寵謂曹仁曰。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乃殺白馬爲盟。同心固守。羽乘船臨城。歷圍數重。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呂常於襄陽。荆州刺史胡修南陽太守傅方、皆降於羽。羽威震華夏。操議徙都以避其銳。

呂蒙襲江陵取之。關羽退走。死於章鄉。孫權遂定荆州。

呂蒙屯陸口。勸孫權取蜀。全據長江。蒙遂稱病篤。權徵蒙至蕪湖。陰與圖計。遣陸遜代蒙屯陸口。遜深自謙抑。爲盡忠自託之意於羽。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擾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以呂蒙爲大督。孫權又疏曹操。請討蜀自效。羽聞之。猶豫不能去。會傅方胡修皆死。羽遂撤樊城之圍。呂蒙至潯陽。羽所置江陵守糜芳。公安守傅士仁。皆降。蒙入江陵。撫其將士。封府庫以俟權至。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潘濬稱疾不見。權輿致之。即遣濬平武陵。斬其從事樊伷。以陸遜領宜都太守。關羽西保麥城。權命朱然斷其徑路。得羽及其子平於章鄉。害之。遂定荆州。　陸口今鄂州蒲圻縣。蕪湖今太平州。潯陽今江州。武陵今鼎州。

宜都。今峽州宜都縣。麥城。在沮水上。水經注。沮水又逕麥城西。荊州記云。麥城東有驢城。西有磨城。伍子胥造此二城攻麥城。俗諺云。東驢西磨麥自破。章鄉在漳水上。水經。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又東過章鄉南。荊州記云。卽楚交城。故老相傳昭王所築。並在今荊門軍當陽縣。

蜀失漢中三郡

蜀漢章武元年。孟達以上庸降魏。

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劉封不協。封侵凌之。達率部曲四千餘衆來降。魏主丕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新城與劉孫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達與夏侯尚等兵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降魏。封破走還成都。丞相亮勸昭烈除之。遂賜封死。達後入城。登白寒嘆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上庸西城今荊州縣。房陵今房州。

昭烈攻荊州不利

章武元年。昭烈自率諸軍擊孫權。張飛自閬中會江州。飛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奔孫權。

章武三年。○案蜀志・三年當作二年。昭烈至秭歸。遣黃權督江北諸軍。昭烈屯於夷道猇亭。

昭烈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請爲先驅以當敵。昭烈不從。以權爲鎭北將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蜀軍緣山行軍。勢

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矣。漢人自佷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銀賜五溪諸蠻夷。授以官爵。猇亭在今峽州夷陵縣。蹤跡夷滅已不可考。佷山在今峽州長揚縣。武陵今常德府。

昭烈敗績於猇亭。

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陸遜上疏於孫權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敵師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它變。諸將先進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遜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死者萬數。昭烈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傅彤爲後殿死之。馬良亦死於五溪。黃權在江北率其衆降魏。建平在今歸州。馬鞍山在猇亭。夷陵志云。夷陵要害。南有石鼻馬鞍猇亭。寰宇記云。今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山有石逕。深若重門。劉主爲陸遜所破。燒鎧斷道。然後得免。

論曰。關雲長以萬人之敵。臥護荆州。昭烈君臣以爲長城。而墮呂蒙之詭計。昭烈勇於一決。以爭荆州。君臣於是俱失之矣。或謂是役也。昭烈不自將。而孔明長嘯以下荆州。則何如。曰。非孔明之志也。孔明固謂孫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又謂國賊曹操。非孫權。又謂法孝直在。必能諫上此行。孔明蓋亦難之矣。曰。然則荆州遂可置之度外乎。曰。向使雲長自江陵出襄陽。而益德黃權有一人焉爲居守之計。則

固可震撼中原。而無後顧之憂矣。雲長既死。雖孔明亦末如之何也已。

巴西太守閻芝遣馬忠將五千人至永安。

章武四年。○案蜀志。四年當作三年。諸葛亮至永安。昭烈崩於永安。

永安今夔州奉節縣。

蜀鑑卷三

漢諸葛忠武侯北伐

蜀漢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陽平沔之北石馬或云陽平關北有白馬山石當作白字之誤也。

建興六年丞相亮出師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降。

亮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請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公從斜口來亦足以達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祁山在西和州長道縣東寰宇記云上有城極嚴固開山圖云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又云南岡北岡萬有餘家諸葛亮表云祁山縣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沮在今沔州天水南安今秦州地安定今涇州地三郡卽隴右也郿今鳳翔府郿縣箕谷今鳳翔府寶雞縣子午谷王莽所通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從今洋州路。

魏遣將張郃拒亮馬謖與郃戰於街亭敗績天水三郡復入於魏。

亮以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

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護下獄殺之。趙雲鄧芝亦敗於箕口。天水三郡復入於魏。

街亭。今秦州隴城縣有街泉亭。卽馬謖所敗之地。寰宇記又載之南鄭。誤矣。西縣。隴西郡有西縣。今與元府有諸葛亮城。樂史云。亮拔隴西千餘家。築城以處之。

冬。丞相亮出散關。圍陳倉。不克。師還。魏將王雙追亮。亮破其師。斬之。

亮上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以先帝之明。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與其坐而視亡。孰與伐之。今民窮兵疲。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之與行。勞費正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魏使郝昭守陳倉。亮不能克。糧盡引去。　散關。今大散關。陳倉。今鳳翔寶雞縣城是也。寰宇記云。陳倉有二城相連。上城是秦文公築。下城郝昭築。

八年。丞相亮攻武都陰平二郡。拔之。○案華陽國志作陳戒。與亮遣其將陳戒此合。三國志作陳式。

攻武都陰平二郡。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遂拔二郡以歸。　曹操嘗徙武都氐五萬餘落於秦州。故丞相亮得取其地。　建威。水經注。漢水又西。建安川水入焉。導源建威西北。鳳州圖經云。梁泉縣有武侯城。又有思計臺。在城南。武侯登臺籌畫。因以爲名。華陽國志。武都郡治下辨。今成州一名武街。有故道縣。河池縣。卽鳳州也。蓋武都乃今階成鳳州之地。南鄭之喉襟。武侯所必爭也。陰平。今文龍等州。

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案三國志。華陽國志。拔武都陰平。築樂城。俱在建興七年。

昭烈卽位於沔陽。故漢中治沔陽。今西縣是也。以沔陽爲漢城。成固爲樂城。通鑑所書。據華陽國志。寰宇記云。西縣有樂城在山上。周三十里。亮築以防邊。當考。

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眞由斜谷來攻。丞相亮次於成固赤坂。

會天大雨。棧道斷絕。眞等還。西城今金州。子午谷在萬年縣。斜谷今鳳翔府。成固在興元府。

建興九年春。丞相亮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師還。郃追至青封。破之。郃中箭死。

亮分兵留攻祈山。自逆司馬懿於上邽。郭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至於鹵城。亮旣至。又登山掘圍。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上邽鹵城。皆在今秦州。青封通鑑云在今木門。未詳。

建興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運黃沙。

寰宇志云。漢水之東。黃河水注之。水側有黃沙屯。亮所開也。今與元府有黃沙倉。

建興十一年。丞相亮使諸軍運米集斜谷。伐魏。夏四月。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屯五丈原。

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上五丈原。諸將無

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向。隔絕隴道。搖盪民夷。非我之利也。乃使淮屯北原。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糧運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五丈原在武功故縣。今在鳳翔府郿縣。水經注云。積石原在渭水北。卽郭淮所據北原也。

八月丞相亮薨於渭南。○案蜀志。建興十二年。亮悉衆出斜谷。屯五丈原。秋八月。亮卒。華陽國志同。此係在十一年。誤。

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遺遺巾幗。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亮疾病。密授楊儀費禕等退師節度。亮薨。年五十四。遺令葬定軍山。不封不樹。莫知所在。　張宣公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誼明道之爲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漢高帝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昭烈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侯恢復宏模。先務爲根本之計。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拜表納忠。尤爲切至。侯之慮深且遠矣。侯之規模。至使耕者雜於渭濱。軍無私焉。輿圖之復。已在目中。不幸薨謝。匪大數然與。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天將昌漢。以侯艱措。掃撡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

蜀漢蔣琬費禕保蜀

後主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丞相亮之薨至是五年。

延熙五年將軍姜維自漢中還屯涪縣。

延熙六年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以王平督漢中。

先是蔣琬以丞相亮數出秦川糧運乏絕迄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漢人或以爲事有不獲還路甚難非長策也後主遣費禕姜維等喻指琬乃上言魏跨帶九州未易速得志且當分兵屯田廣農殖穀以爲軍資并作木牛流馬運糧足食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今以漢中平原悉內居民阻險而守敵來攻則使民運糧自近及遠以一當十以逸待勞敵破則乘勝長驅進取秦川平原諸郡兵出斜谷東入武功五谷口並取祁山以圖隴右此高祖之規也今若出軍宜先取武都陰平二郡以爲基本通道建興以來數入斜谷道險運艱竟不克獲今若出武都從氐道取陰平由建威出江陽以臨涪水舍船就陸徑至涪縣此趙充國虜令羌自坏之術也今宜反此而行之若向武都先攻羌虜虜必并力於我我之糧運難以遠繼此殆不可也後主不從琬乃更出軍圍祁山糧盡而還。

延熙十年琬加大將軍假節錄尚書事。

延熙十一年琬還住涪以王平督漢中。

延熙十二年琬還住漢中。

延熙十三年琬還成都。

延熙十四年琬加大司馬。

延熙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二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二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二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二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二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二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二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二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二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二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三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三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三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三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三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三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三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三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三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三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四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四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四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四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四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四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四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四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四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四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五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五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五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五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五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五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五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五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五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五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六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六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六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六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六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六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六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六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六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六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七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七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七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七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七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七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七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七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七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七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八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八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八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八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八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八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八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八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八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八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九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九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九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九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九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九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九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九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一百九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一百九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二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二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二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二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二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二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二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二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二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二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三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三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三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三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三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三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三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三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三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三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四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四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四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四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四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四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四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四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四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四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五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五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五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五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五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五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五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五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五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五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六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六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六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六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六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六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六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六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六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六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七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七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七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七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七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七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七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七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七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七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八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八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八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八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八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八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八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八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八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八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九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九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九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九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九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九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九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九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二百九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二百九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二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二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二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二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二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二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二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二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二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二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三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三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三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三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三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三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三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三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三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三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四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四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四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四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四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四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四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四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四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四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五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五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五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五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五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五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五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五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五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五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六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六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六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六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六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六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六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六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六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六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七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七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七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七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七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七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七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七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七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七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八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八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八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八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八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八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八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八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八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八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九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九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九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九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九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九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九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九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三百九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三百九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二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二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二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二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二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二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二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二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二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二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三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三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三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三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三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三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三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三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三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三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四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四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四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四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四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四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四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四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四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四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五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五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五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五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五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五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五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五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五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五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六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六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六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六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六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六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六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六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六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六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七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七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七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七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七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七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七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七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七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七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八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八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八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八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八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八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八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八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八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八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九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九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九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九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九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九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九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九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四百九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四百九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二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二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二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二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二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二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二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二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二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二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三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三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三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三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三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三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三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三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三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三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四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四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四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四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四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四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四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四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四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四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五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五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五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五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五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五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五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五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五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五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六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六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六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六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六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六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六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六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六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六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七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七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七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七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七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七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七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七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七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七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八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八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八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八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八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八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八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八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八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八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九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九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九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九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九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九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九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九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五百九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五百九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二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二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二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二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二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二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二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二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二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二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三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三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三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三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三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三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三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三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三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三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四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四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四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四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四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四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四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四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四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四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五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五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五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五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五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五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五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五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五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五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六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六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六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六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六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六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六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六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六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六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七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七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七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七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七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七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七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七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七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七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八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八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八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八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八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八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八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八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八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八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九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九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九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九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九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九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九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九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六百九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六百九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二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二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二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二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二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二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二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二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二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二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三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三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三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三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三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三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三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三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三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三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四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四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四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四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四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四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四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四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四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四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五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五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五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五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五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五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五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五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五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五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六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六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六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六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六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六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六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六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六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六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七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七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七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七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七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七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七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七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七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七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八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八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八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八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八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八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八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八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八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八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九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九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九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九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九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九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九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九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七百九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七百九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二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二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二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二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二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二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二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二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二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二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三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三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三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三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三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三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三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三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三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三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四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四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四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四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四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四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四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四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四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四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五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五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五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五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五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五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五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五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五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五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六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六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六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六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六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六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六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六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六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六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七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七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七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七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七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七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七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七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七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七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八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八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八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八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八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八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八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八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八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八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九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九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九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九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九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九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九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九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八百九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八百九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二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二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二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二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二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二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二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二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二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二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三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三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三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三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三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三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三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三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三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三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四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四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四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四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四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四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四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四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四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四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五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五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五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五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五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五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五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五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五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五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六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六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六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六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六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六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六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六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六十八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六十九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七十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七十一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七十二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七十三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七十四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七十五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七十六年琬還成都。

延熙九百七十七年琬還住涪。

延熙九百七十八年琬還成

延熙七年。魏大將軍曹爽由駱谷向漢中。將軍王平拒與勢。遣大將軍費禕往赴救。魏師退。禕還成都。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元○案元上似脫夏侯二字。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過三萬。諸將皆恐。欲守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今宜先遣劉敏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遂師前嶺。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爽兵拒興勢不得進。涪軍及費禕兵繼至。遂引退。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駱谷在鳳翔府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寰宇記云。漢魏通道也。興勢今洋州興道縣有興勢山。駱谷入洋州上屈曲八十里。下屈曲八十四盤。黃金戍在縣西北。張魯所築。水陸艱險。以黃金水得名。三嶺關名。在蘇嶺南陽嶺北。

延熙八年。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延熙九年。費禕還成都。大司馬蔣琬卒。

延熙十年。雍涼羌胡叛降漢。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

延熙十一年。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

延熙十二年。衞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

維至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韶等守之。魏郭淮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可不血刃而拔其地也。乃使泰率徐質鄧艾進兵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

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鄧艾留屯泉北。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延熙十三年。姜維復入西平。不克。

延熙十四年。大司馬費禕出屯漢壽。

昭烈改葭萌爲漢壽。

延熙十五年。盜殺大司馬禕於漢壽。○案蜀志及華陽國志。盜殺費禕。在延熙十六年。此誤。

姜維出師隴右

延熙十六年。姜維出師圍狄道。

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負其才武。欲誘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圍狄道。司馬師使郭淮陳泰拒之。維糧盡退還。陳壽蜀書云。維圍安南。狄道今熙渭州。安南今鞏州。

延熙十七年。姜維出師隴西。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徙居於綿竹繁縣。

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六月。姜維出隴西。由狄道進拔河間臨洮。徐質與維戰。殺將軍張嶷。漢兵

乃還。狄道。今熙州渭州。臨洮。今洮州所治臨潭縣。河間當作河關。今西寧州龍支縣。

延熙十八年姜維出師至狄道與魏將王經戰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駐兵鍾提。

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魏陳泰救其將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泰進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維進圍之。鄧艾與陳泰幷力拒維。泰謂諸將曰。姜維提兵深入。當挫其銳氣。王經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破賊之時也。遂退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攻。泰與交戰。維遁走。退駐鍾提。　枹罕。今河州。洮水源出西羌北至枹罕東入河。狄道。今熙渭坊州地。鍾提。在古狄道縣。

延熙十九年姜維出師攻祁山。趣上邽。鄧艾與戰。敗績。

姜維在鍾提。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今彼以船行。吾以陸軍。逸勞不同。狄道。隴西。安南。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彼從安南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麨千頃。爲之外倉。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維率衆出祁山。聞艾已有備。乃西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　狄道。今熙州。隴西。今渭州。南安。今鞏州。祁山。今長道縣。渭水出今隴州渭州之間。上邽。今秦州。段谷。水出秦州清水縣東山下。

延熙二十年。姜維出駱谷。次於芒水。

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艾不應。駱谷在盩厔縣沈嶺。寰宇記云。姜維嶺在縣南五十里。長城在華城華陰縣。秦晉分界處。芒水。水經注云。出南芒谷。

景耀二年。督漢中胡濟屯漢壽。將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案蔣斌。華陽國志作蔣舒。與蜀志異。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鎮守以捍之。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後主從之。漢城在沔陽。今西陽、樂城在成固。今洋州。杜佑通典云。洋州郡之西鄉興道洋源皆爲漢成固舊城。今非故境矣。漢壽。在今利州。

論曰。蜀之門戶。漢中而已。漢中之險要在漢、魏。則陽平而已。武侯之用蜀也。固陽平之圍守。而分二城以嚴前後之防。其守也使之不可窺。而後其攻也。使之莫能禦。此敵人所以畏之如虎也。今姜維之退屯漢壽也。撤漢中之備而爲行險僥倖之計。則根本先撥矣。異時鍾會長驅而入。漢中曾無一人之守。而敵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鄧艾之出江由。而蜀已不支。不待知者而後可見。嗚呼。姜維之亡蜀也。殆哉。

景耀五年。姜維出師洮陽。與鄧艾戰敗於侯和。維退住沓中。侯和城名。其後符秦使王撫守侯和。

鄧艾鍾會取蜀

後主景耀六年。魏遣鄧艾鍾會等伐蜀。取之。

魏大興徒衆。命鄧艾鍾會諸葛緒等數道以並攻。姜維先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楊平之橋頭以防漢主不聽。鄧艾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漢人聞魏兵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鍾會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頎等追躡於漊川口大戰。維敗走。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邀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挫。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至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置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亭。住不進。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綿竹。列陣以待艾。遂與子尚俱死之。譙周勸後主出降。後主從其計。北地王

誌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後主又遣使喻姜維使降鍾會。維降。將士以刃擊石。陽安關口。卽陽平關。陰平橋頭。卽今文州橋頭。在白水上。水經注云。白水東北逕橋頭。甘松城名。在秦州。其後乞伏國仁升以爲郡。今廢。松中是也。沓中近甘松。其後王澄自孱陵欲奔沓中。

蜀鑑卷四

晉王濬自蜀平吳

晉武帝泰始十年吳大司馬陸抗卒。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淩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陲。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乞特詔簡閱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併力備禦。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西陵今峽州。建平今歸州。

咸寧二年征南將軍羊祜上疏請伐吳。祜鎮襄陽。與陸抗對境。嘗與抗連和。會抗卒。祜上疏曰。蜀平之時。皆謂吳當幷亡。十有三年矣。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甚於往時。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知者。不能爲吳謀矣。咸寧四年。祜病。求入朝面陳伐吳

之計。且曰。平吳之後。當勞聖慮爾。還鎮。舉杜預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

咸寧五年。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伐吳。

羊祜以王濬爲益州太守。濬大治舟艦。木柹蔽江而下。乃上疏曰。孫皓荒淫凶虐。宜速征伐。臣作船七年。且有朽敗。願無失事機。

太康元年。王濬唐彬會杜預王渾諸軍伐吳。

大舉伐吳。王渾出江西。杜預出江陵。王濬唐彬下巴蜀。王濬唐彬擊破丹陽。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丹陽城屬秭歸。

王濬克西陵。克荆門夷道二城。

杜預進攻江陵。克之。預等分兵以益濬攻武昌。克之。

王濬自武昌徑趨建業。入于石頭。吳主皓請降。

王濬既至西陵。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自武昌徑趨建業。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兵勢甚盛。吳潘濬入見吳主。吳主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潘濬節鉞。明日當發。其衆悉潰。王渾遣

信要王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戍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建業建康府石頭城在建康。

論曰。秦自蜀伐楚。未得大志也。王濬以益州之力。破丹陽。克西陵。下荆州。攻武昌。片帆而直指建業。遂平江東。其功偉矣。蜀係於上流之安危。亦大彰明較著矣。晉武之平吳。用蜀之力如此。而子孫之偏安於江東者。乃棄蜀弗顧。可勝責哉。

李特入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巴氐流人李特等自略陽入蜀。

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克漢中。李氏歸之。遷於略陽。號曰巴氐。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關中荐飢。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窮乏。特兄弟賑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詔書不聽。敕關禁之。戶曹李苾開關放入。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縛於人。豈非庸才邪。

永康元年。李特入成都。殺前益州刺史趙廞。

趙廞陰有據蜀之志。以李特兄弟材武。厚遇之。詔徵廞爲大長秋。以耿滕爲益州刺史。廞遂殺滕。自稱益州牧。任用李庠。庠驍勇得衆。廞心忌之。會庠勸廞稱號。廞斬之。李特李流怨廞。引兵軍綿竹。廞遣費遠斷北道。屯綿竹之石亭。李特收兵得七千餘人。襲遠等軍破之。遂進攻成都。廞走廣都。爲從者所殺。

羅尚討李特

永寧元年詔羅尚爲益州刺史特等聞尚來甚懼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牙門將王敦廣漢大守辛冉勸尚誅特尚不從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以李特爲宣威將軍

朝廷符下秦雍使召還流民又遣御史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朝廷論討趙歐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威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流民與討歐者將加封賞辛冉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李苾以爲不可尚舉別駕杜弢秀才式爲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不從冉苾與尚謀欲殺流民取其資貨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相率歸特特又以計激怒之旬日之間歸特者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請尚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至綿竹勸特深宜爲備特從之

廣漢太守辛冉糜爲太守李苾襲李特營不克特攻冉於廣漢冉敗奔德陽特據廣漢遂攻羅尚於成都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

太安元年以張徵爲廣漢太守（張徵・惟熹帝紀作張徵・疑偽誤・○案張徵・晉載記・華陽國志・俱作）軍德陽特攻徵取德陽以其將奚碩守

之。李驤李流進攻成都。

太安二年。詔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阜進逼德陽。特遣任臧拒之。羅尚遣兵討特。斬之。傳首洛陽。

孫阜破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

李流至成都。羅尚閉城自守。

李雄襲擊孫阜軍。大敗之。宗岱卒於墊江。荊州軍遂退。

雄特子德陽。今遂寧府。墊江。今合州。涪陵。今涪州。荊州之軍自墊江上也。

李雄入成都

太安二年。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李流徙屯郫。

汶山。今茂州。郫城。今郫縣。

李流卒。李雄自稱益州牧。治郫城。

羅尚襲郫城不克。退保大城。

李驤攻犍爲。斷羅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

犍爲。特治武陽。今犍爲縣。輿地廣記云。卽武陽縣地。犍爲郡。由郡嘗治此而得名也。近世爲江鄉志者。乃謂治今彭山。非是。

李雄攻羅尙。尙由牛鞞水東下。雄入成都。

牛鞞今簡州安陽縣。卽中水也。入江陽都江。

羅尙抗李雄

永興元年。羅尙至江陽。

尙遣使表狀。詔尙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尙遣別駕李興詣荆州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尙。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又遣治中何松屯巴東。爲尙後繼。巴東今歸州。

羅尙移屯巴郡。遣兵擊蜀。獲李驤妻晉氏及子壽。

巴郡治江州。今夔州重慶府。

永嘉元年。尙施置關戍至漢安、梓道。

漢安今資州。梓道今敍州。戍漢安所以防中水。戍梓道所以防大江。尙在江州而設戍於此。則犍爲南安以西皆爲雄有也。

秦州流民鄧定等據成固。掠漢中。李雄遣李離等助之。遂陷南鄭。離等引還。盡徙漢中民於蜀。漢中人句方伯落。〇案華陽國志作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

永嘉二年。雄遣將軍李鳳屯晉壽。以寇漢中。詔以張光爲梁烈刺史。治新城。

晉壽。漢葭萌縣。昭烈改爲漢壽。晉泰始中改爲晉壽。新城。魏文帝分漢中立新城郡。治房陵。

天水尉。姓琦。殺雄大尉李離。○案原脫李離二字。依華陽國志補。以梓潼降尚。驤及琦等戰敗死。○案尉琦殺李離。事在永嘉三年。又華陽國志。李特雄壽勢志。但云羅羨尉琦殺李離。驤以不克。李云李璜皆戰死。考李驤死於晉成帝咸和三年。大同志言大將驤及雲璜等攻壽。爲所破殺。蓋衍文。此承其誤。

永嘉四年。荊州牧劉弘表譙登爲梓潼內史。登進攻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還據涪城。

譙登。周孫。居巴西。雄巴西太守馬脫殺登父。登詣劉弘請兵復讎。弘表登爲梓潼內史。使募三巴屬漢民爲兵。克復州郡。登進攻宕渠。殺馬脫。食其肝。會梓潼降。登進據涪城。雄自攻之。爲登所敗。涪城。今綿州。

雄以李國鎮巴西。天水文石殺國。○案文石。晉書作文碩。此從華陽國志。以巴西降尚。

巴西治閬中。晉志。充國宕渠。安漢皆屬巴西郡。

折衝將軍張羅進據犍爲之合水。

華陽國志云。巴蜀爲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西巴。張羅守合水。巴氐那得前。合水。在今嘉定府龍遊縣。青衣水出於廬山之徼外。合於岷江。故謂之合水。

雄遣張寶襲梓潼。尉琦等奔巴西。

秋七月。散騎常侍都督梁益二州夷陵侯羅尚薨。

論曰。李峱父子乘晉室之亂。跳梁於蜀土。羅尚一庸人爾。徒以晉室方伯之權。猶能誅特而抗雄。雄雖

僭號於蜀。漢中三巴之地。固非其有也。當是時中原政亂。劉弘雖死。而瑯琊在建業。陶侃在武昌。蜀之衣冠南下荊州者十餘萬。譙登等猶能崛起以自立。使江左君臣尚跨有荊益之規模。任陶侃以討賊之責。驅蜀士之人士西歸以興復。則雄豈遂爲逋誅不討之寇哉。惜乎茂弘士行爲謀之不遠。而遂委蜀於蠻夷也。

李雄僞定蜀地

永嘉四年以皮素爲益州刺史。羅宇殺素於巴郡。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官屬表韓松爲刺史。治巴東。李雄遣李驤攻譙登於涪城。羅尚之子宇惡登。不給其糧。皮素至巴郡。欲治宇罪。羅宇使人夜殺之。暴重還殺宇。巴郡亂。官屬表監軍韓松爲刺史。

永嘉五年李驤拔涪城。梓潼太守譙登死。遂拔巴西。太守文石死之。始定巴西梓潼地。

驤攻登於涪城。登食盡援絕。驤攻之急。士民皆薰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叛者。正月拔之。遂乘勝拔巴西。殺文石。於是巴西梓潼爲雄有。雄大赦。改元玉衡。譙登至成都不屈。雄殺之。

雄遣師攻棳道。犍爲太守魏紀棄城走。江陽太守姚襲死之。

棳道今敘州犍爲治。今敘州犍爲縣。資中牛鞞南安諸邑皆隸焉。江陽今瀘州。雄始定其地。

氐隗文等作亂。暴重討之。重殺刺史韓松。自領其事。

隗文等反於宜都。在峽州。

巴東將吏殺暴重。表巴郡太守張羅行三府事。羅與隗文等戰。死之。表王異行刺史。隗文等驅略吏民以降於雄。

華陽國志曰。巴中無復餘種矣。三府事。謂平光將軍、益州刺史、西夷校尉。

江陽太守張啓殺刺史王異而代之。啓卒。官屬表涪陵太守向沈代啓。南保涪陵。○案華陽國志。事在永嘉六年。

愍帝建興元年。向沈卒。蜀郡太守程融等表汶山太守蘭維爲西夷校尉。維將吏民北出至巴東。雄將李恭費黑等獲之。

於是自巴郡以東皆爲雄有矣。

涪陵王運。巴西王建。寇漢中。梁州太守張光遣參軍晉邈擊殺之。建子壻楊虎收餘衆屯於厄水。光遣子孟蓁討之。不克。

厄水。在南鄭縣東。

成都氐王楊難敵遣兵救楊虎。擊張孟蓁。孟蓁敗績死之。元卒。州人立胡子序領梁州。楊虎難敵攻序。序棄城走。

建興二年。漢中民張咸等逐楊難敵。以其地降於蜀。遂定漢中。

雄以李鳳爲梁州刺史。任回爲寧州刺史。李恭爲荆州刺史。

以鳳理漢中。回謀南中。恭控巴東也。

蜀人杜弢等流徙荆湘

晉泰安二年。益州流民十餘萬戶徙荆州。

李特之亂。三蜀流民逆南入東下。城邑皆空。野無煙火。其入荆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鎮南將軍劉弘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才授用。流民稍安。

永嘉五年。蜀人李驤殺樂鄉縣令。南平太守應詹醴陵令杜弢擊破之。

巴蜀流民布在荆州間。數爲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應詹與杜弢擊破之。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祖植有名蜀土。才學著稱。州舉秀才爲成都別駕。巴氏流民入蜀。羅尚皆追之。弢勸尚寬流民一年。尚不從。弢致秀才板歸家。李特反。弢避地荆州。應詹愛其才而禮之。辟爲醴陵令。驤聚衆屯樂鄉。弢擊破之。

荆州太守王澄討驤。驤請降。澄許而襲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

益州流民起兵湘界。奉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

李驤既死。流民益怨恨。杜疇、梁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流民汝班蹇碩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爲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杜弢時在湘中。衆兵推爲主。眺委城走。攻下郡邑。

征南將軍山簡鎮夏口。弢具陳其事。簡尋卒。

王澄遣王機擊弢不克。澄徙治孱陵。

永嘉六年。以周顗爲荆州刺史。王敦遣陶侃尋陽太守甘卓共擊弢。王敦殺王澄。

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遣別將王真襲沔陽。顗狼狽失據。王敦誣王澄與弢通信。縊殺之。

建興元年。周顗屯滍陽。弢掠其人口。陶侃遣朱伺救之。伺大破弢師於武昌。拜侃荆州刺史。

陶侃兵敗於杜曾。王敦表侃白衣領職。侃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復侃官。

建興三年。杜弢移書應詹。請降於狼邪王王含。

弢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頃復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所知也。客主難久。嫌隙易結。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離其黨。帥惟恐算不經遠。力不陷堅。爾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衞。天下小定。然後輸誠啓府。尋山公鎮夏口。卽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變。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元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狗名之徒。將讒間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不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侈於三川。威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

軌憲於四海。逼向義之夫以爲叛逆之虜。踈思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微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令抱枉於時。不證於大府耶。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救李陵雖刑殘而無愧。足下抗威千里。聲播岷衡。進宜爲國思靜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牋。令時達盟府。還大定光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爲一康於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詣輿於闕闔。掃長虵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欲掃清方夏。卻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泝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猷。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嶽存忠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責。惟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喁喁十餘萬口。亦勞瘁於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亮。益州受殃。不惟鄙言而已。鴻甚哀之。乃啓呈陛書。并上言曰。陛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眞心堅白。鴻所委悉。李驤爲變樂鄉。劫掠良善。陛時出家財。招募忠勇。至壇歃血。義氣慷慨。會驤攻燒南平。陛遂東流巴漢。與州中鄉人相遇。雖其素望。遂相憑結。論陛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陛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陛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厄運之會。思弘遠猶。故

齊赦射鉤之讐。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康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恩。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通鑑不載弢與應詹書本末。今具列如右。蜀士流移十萬餘家。離散不保。此大事也。豈宜略邪。按此乃陶侃上憚王敦規模不大。不能招納弢等。欲討殺以論功耳。晉史以成敗論人。乃謂弢等請降於元帝。帝不許。觀弢與詹書。則先未嘗請降。而不許也。又謂弢僞降於山簡。皆非其實。讀史者以意逆志可也。

以弢爲巴東監軍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其降。諸將攻弢不已。弢遂殺運。遣其將王貢入武陵五谿。斷官軍運道。

弢既受命。諸將徇功者攻之不已。弢不勝忿怒。殺運復反。武陵今常德府。路通五谿蠻。

陶侃應詹進攻杜弢。弢將王貢出降。弢遁走。不知所在。

侃等諸軍齊進。弢乃逃遁。不知所在。城中金寶溢目。應詹一無所取。惟取圖書。莫不嘆之。晉史應詹傳。稱城中金寶溢目。應詹但取圖書。豈有賊而載圖書者乎。此皆梁益流徙之衣冠也。悲夫。

論曰。蜀之流民十餘萬家。流徙東下。劉和季在江陵。給其田疇。山李倫在夏口。接其歸附。庶乎招懷之略矣。四方盛盛江左。獨安鄙瑯琊。君臣念流離之及境。隨才授任。援之甲兵。及其鋒而用之。李雄僭號。而魚復江關脅莫之守。固可長驅而復舊物。合二長以圖中原也。王處仲剛愎猜忍。不忠王室。陶士行亦不知此。乃以討杜弢爲莫大之功。振旅紀勳。由此專任上流。則亦陋矣哉。愚觀士行與溫太眞共討蘇

峻獨以不與顧命爲歉且恃其區區之襄峙欲貳其勤王之誠心事之不純抑亦可知是雖神機明鑒克勤小物功烈之在晉者如彼其卑也烏得爲忠順如孔明者乎然巴氏至蜀者二萬人爾而蜀士衣冠不務斜鄉閭爲討僭逆守墳墓之計乃輕脆易驚率然東下隕踣異鄉陷於誅死之罪杜弢之事其亦蜀士之永鑒與

元温討李勢

晉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荆州刺史元温伐蜀拜表遂行温將伐蜀將佐皆以爲不可袁喬勸之曰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温從之十一月辛未温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蜀拜表即行温軍泝流復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魚復今夔州奉節縣

永和二年二月温軍至青衣漢主勢遣李福、李權向彭模僰堅、引兵向犍爲福等自山陽趨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僰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鶩鵝碕渡向犍爲青衣今嘉州山陽在廣都合水今嘉定府龍游縣鶩鵝碕華陽國志寰宇記並載在今敍州南溪縣僰堅畏

温故迂路怯懦引兵自鴛鴦磎向犍爲也犍爲今敍川府犍爲縣

温至彭模咎堅至犍爲還自沙頭津衆潰

温至彭模議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若分兩軍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齎三日糧示無還心勝可必也乃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温進遇李權三戰三捷咎堅至犍爲乃知與温異道還自沙頭津後比至温已軍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沙頭在今崇慶府新津縣彭模今眉州彭山縣

温長驅至成都李勢降

勢悉衆出戰於笮橋袁喬督士卒戰大破之勢輿櫬出降舊史稱李勢夜道九十里至咎壽葭萌城然後出降通鑑亦言走之葭萌此俱誤也成都去葭萌何但九十里勢降表言卽日到白水城姑少避温鋒爾豈眞走至葭萌白水者晉史大抵舛誤無法司馬公辨之亦時有不精耳

四月温振旅還江陵

温留成都三十日李勢降表以三月十七日降温也李特以惠帝元康八年入蜀特子雄雄傳姪班子期殺班李驤子壽殺期壽傳子勢六世至永和三年滅凡五十年

論曰李雄之據蜀也北不得漢中而瞿唐灩澦又無一夫之守二門悉開洞見堂奥元温之泝魚復也徘徊以觀八陳之圖如入無人之境而遂制蜀之死命矣嗚呼然後知陶士行坐鎮荆州四十一年曾

不加一矢於僭僞。眞不忠於晉室也哉。

李壽縱獠於蜀

晉康帝建元元年。蜀李壽從牂牁引獠入蜀。

李雄時嘗遣李壽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壽既篡位。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乃徙傍郡戶三千已上以實成都。又從牂牁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爲獠居。蜀本無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家。獠遂挨山傍谷。與土人參居。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不爲編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履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難以道義招懷也。北史不載李壽縱獠。而言獠自出。未知首禍之因。賴李膺益州記詳著其始。惜司馬公之不及此也。象山未知何地。論曰。蜀之衣冠。流徙荆湘。而名郡樂郊。皆爲獠居矣。至唐末而患猶未已也。文物之不逮於兩京。幾數百年。職此之由。自蜀通中國以來。得禍未有如是之酷且久也。可不鑒哉。

蜀鑑卷五

江左不用蜀

晉咸康元年詔建威將軍司馬勳將兵安集漢中。漢主壽擊敗之。壽遂置漢中守宰。戍南鄭而還。○案晉紀事在咸康二年。

永和三年。荊州刺史元溫伐蜀。取之。蜀故將鄧定隗文等反。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涪城今綿州。德陽今遂寧府。

振威將軍蕭敬文殺楊謙於涪城。遂取巴西。通於漢中。

永和四年。益州刺史周撫擊范賁。斬之。益州平。○案晉紀事在永和五年。

賁范長生之子。隗文等立爲帝。

梁州刺史司馬勳出駱谷。破趙長城戍壁於縣鈎。

趙主石虎死。國亂。雍州豪傑遣使告晉。司馬勳帥衆赴之。勳出駱谷。破趙長城戍壁於縣鈎。去長安二百里。使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季龍。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守令以應勳。凡三十餘壁。衆五萬餘人。水經注。渭水又東。駱谷之水出其南山。洛谷水北流逕長城西。

司馬勳釋縣鈎。拔宛城。殺趙南陽太守袁景。復還梁州。

宛城南陽縣。

永和十年。溫大舉伐秦。遣司馬勳出子午道。

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子午道從杜陵徑漢中。均口南鄉、淅川、皆在今鄧州。武關今商州。春秋左傳。哀公四年。少習卽武關也。

司馬勳掠秦西鄙。

元溫別將進擊青泥城。破之。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軍於嶢柳以拒溫。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於藍田。大敗之。元中又敗秦丞相雄於白鹿原。溫至灞上。秦太子萇退屯河南。秦王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泥水。水經注。北歷嶢柳城。魏置青泥軍於城內。故謂之青泥城。卽嶢柳關。亦名藍田關。白鹿原。三秦記云。周平王東遷之後。有白鹿遊此。因得名。並在京兆府藍田縣。

秦丞相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

女媧堡。寰宇紀云。藍田山有女媧氏谷。或云今金州有女媧山。非也。

秦丞相雄擊司馬勳於陳倉。勳奔漢中。

王猛謂元溫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長安咫尺而不及。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是以不至。溫兵不利。溫指秦麥以爲糧。旣而秦人芟麥淸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司馬勳自陳倉

奔漢中。涼秦州刺史王擢亦奔略陽。灞水出京兆府萬年縣壩城。秦繆公所築。

哀帝興寧三年。益州刺史周撫卒。以其子犍爲太守楚代之。

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

梁州刺史司馬勳舉兵反。圍周楚於成都。大司馬温遣朱序救之。

勳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撫卒。遂舉兵反。引兵入劍閣。圍周楚於成都。

海西公太和元年。荆州刺史元裕遣元熊攻南鄭。討司馬勳。朱序周楚擊司馬勳獲之。大司馬温斬勳。傳首建康。

簡文帝咸安元年。益州刺史周楚卒。以寧州刺史周仲孫爲益州刺史。

大司馬温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乃以周仲孫代楚守蜀。

孝武帝寧康元年秋七月。大司馬温薨。

論曰。晉室南渡。中原非復晉有。猶曰五胡蠭起。力未易支也。若夫吳蜀脣齒之邦。孫劉連衡。用之以抗曹魏矣。桓温之取蜀也。擇忠信之長。嚴毅之帥。藩衮其生齒。教誨其人民。招集其流離。驅遠其蟊賊。庶幾積年之汙俗。咸與惟新。然後命一將以出秦川。而自將以向宛洛。孔明之志。庶幾少伸矣哉。軍至灞上。徒出而歸。司馬勳犄角之師。曾何足仗。西士之憂未艾也。温死而符堅得蜀矣。堅凝之難信乎。

苻堅取蜀

晉寧康元年秦王堅使王統朱肜帥卒二萬出漢川毛當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於青谷亮兵敗奔西城肜遂拔漢中徐成攻劍門克之青谷未詳西城今金州劍門今重慶府

秦梁州刺史楊安進攻梓潼太守周撫守涪城母爲朱肜所獲撫遂降於安安克梓潼荆州刺史元譚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至綿州帥騎五千奔於南中

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笮夜郎皆附於秦仲孫坐失守免官

秦苻堅以楊安爲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墊江今合州仇池今成州

元沖以毛虎生爲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以虎生子球爲梓潼太守虎生與球伐秦至巴西以糧乏退屯巴東

建平今歸州巴西治今閬州巴東治今夔州

寧康二年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秦遣使來請兵秦王堅遣鄧羌討之

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元石虔帥衆二萬及墊江姚萇兵敗退屯五城瑤石虔屯巴東

五城。今潼川府中江縣。晉屬廣漢郡。縣有五城山故名。臧宮破延岑。亦於此地。

張育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秦楊安鄧羌襲育敗之。鄧羌敗晉兵於涪西。楊安敗張重尹萬於成都南。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擊張育楊光於綿竹。皆斬之。

益州復入於秦　符堅雖得蜀。而夔路未嘗失。所以晉不久復得之也。

晉孝武太元三年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秦既得蜀。遣長樂公丕等攻襄陽。明年拔之。韋鍾遂圍西城　魏興。在今金州。治西城縣。

太元四年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秦將張紹等敗之。虎生退屯巴東。韋鍾拔魏興。吉挹死之。

寰宇記。吉挹爲梁州將。〇案原本作部督。依寰宇記改。爲苻堅所敗。於縣南九里峻山築城。攻圍不下。名吉挹城。巴中。今夔路。巴東。今夔州。

太元六年秦王堅以裴元略爲巴西梓潼郡太守。使密具舟師。

穆帝永和三年。梓潼郡僑置巴西。治今綿州。苻堅因之。

太元八年十一月苻堅入寇。大敗於淝水。

晉復取蜀

太元八年夏五月。元沖帥衆十萬伐秦。遣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秦遣張蚝姚萇救涪城。

張魴出斜谷。亮引兵還。元沖數伐秦。蜀無功而還。但拔蜀兩邑。

五城。今潼川府中江縣。涪城。今綿州。

太元九年。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伐蜀。遣巴西太守費統等將水陸兵三萬爲前鋒。亮屯巴郡。秦遣王鷹康回拒之。

巴郡。治今重慶府巴縣。

姚萇擊秦王堅。秦益州刺史王虓帥蜀漢之衆三萬北救長安。

秦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奔長安。

太元十年。秦益州刺史王廣以李不爲益州刺史。守成都。廣帥所部奔還隴西。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不蜀人爲江陵太守。秦政方亂。而蜀人之歸秦者三萬人。以夷獠亂其城邑。而晉不暇謀也。

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斬秦刺史李不。復取益州。以廣州刺史羅友爲益州刺史。鎮成都。

裕討譙縱

晉安帝元年二月。元玄僭位。〇案通鑑。桓元僭位在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此文疑有譌脫。益州刺史毛璩傳檄遠近討之。進屯白帝。

玄僭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玄以元希戍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瞿季之擊破之。璩仍率衆次於白帝。白帝今夔州。

毛修之及馮遷斬玄於江陵。

玄以乘輿幸江陵。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修之。璩之弟子也。誘玄入蜀。遂與毛祐之費恬擊玄益州督護。漢嘉人馮遷抽刀斬玄乘輿反正於江陵。

元振復陷江陵。

毛璩遣將攻漢中。斬元希。

義熙元年。毛璩帥衆三萬。順流東下討元振。璩遣其弟瑾出外水。參軍譙縱反。殺毛瑾於涪城。璩還成都。爲縱等所殺。

毛璩遣其弟瑾瑗出外水。參軍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謀作亂。縱爲人和謹。蜀人愛之。共逼縱爲主。縱不可。走投於水。引出之。共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固辭。暉縛縱於輿。襲毛瑾於涪城。殺之。璩至略城。聞變。奔還成都。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共殺璩及弟瑗。　外水今大江也。庾仲雍云。江城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內外水之所以名也。江城縣。卽今重慶府。涪水。水經云。出廣漢涪縣之小廣漢南入於墊江。所謂內水也。涪城。今綿州。墊江。今合州。內水之所委也。五城水口。在鄰縣。今中江縣水也。中江自有一水入於涪。卽漢時所云廣漢郡有沈水。臧宮嘗破延岑於此水。水經注云。江水又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此甚誤。江水未嘗絕綿洛。又逕五城而至廣都。涪水亦未嘗逕五城。與綿洛初無相干。廣都又在五城之上。非下流也。舛誤甚矣。大抵蜀自後漢以來。由廣漢而下。涪水多逕五城。亦爭戰之地。今中江縣也。

義熙二年。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於白帝。破之。

譙縱以弟洪爲益州刺史。子明爲巴州刺史。屯白帝。

劉裕遣龍驤將軍毛修之將兵與司馬榮期等討之。修之至宕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修之退還白帝。

宕渠。宋於墊江置東宕渠郡。今合州。

義熙三年。毛修之與漢嘉太守馮遷擊楊承祖斬之。

馮遷漢嘉人。手刃元玄者。爲鄉郡太守。

劉裕表襄陽太守劉敬宣伐蜀。以劉道規爲征蜀都督。

義熙四年。劉敬宣與諸將至黃虎。譙縱遣譙道福拒之。敬宣引軍還。

劉敬宣既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及將軍文處茂時延祖等。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於秦王。秦王與遣姚賞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縱遣譙道福悉還拒險。相待六十餘日。敬宣不得利。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黃虎。在今潼川府通泉縣。寰宇記云。有黃潛川。

義熙六年。譙縱遣桓謙譙道福寇荊州。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於枝江。

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道規追斬謙。枝江。今江陵府枝江

縣。

譙道福陷巴東。

益州刺史鮑陋卒。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巴東今夔州。○按自譙道福陷巴東至此。原本誤連上條之末。不復分段。今詳文義分之。

義熙八年。太尉劉裕以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帥臧熹劉鍾等伐蜀。

義熙九年六月。朱齡石從外水入成都。臧熹從中水入廣漢。

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水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裕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曰。至白帝乃開。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若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外水都江水自江陽、南安、平漢入成都。內水涪水自墊江、德陽、黃虎、上涪中水發源爲綿洛涐三水。自江陽泝流上富義、資中、牛鞞、上廣漢。

論曰。劉裕之發函書。卽岑彭自墊江還江州。泝都江上武陽之故智也。

譙道福鎭涪城。

以備內水。

譙縱遣侯暉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朱齡石帥諸軍攻克之。

齮石至平樸去成都二百里侯暉譙詵夾岸築城以拒朱齮石以天時盛熱欲養銳息兵劉鍾曰不然賊阻兵守險者懼不敢戰也盡銳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知人虛實譙道福以涪軍來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虜矣齮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齮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城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潰矣秋七月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平樸今彭山縣

譙撫之屯牛鞞譙小苟寒打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

牛鞞今簡州陽安縣此中水所經由也打鼻寰宇記彭山縣有鼎鼻山亦名打鼻譙小苟所據也

譙縱棄成都朱齮石入成都縱自殺獲譙道福於獠中斬之

蜀鑑卷六

氐羌楊氏據武都

晉惠帝元康六年略陽氐羌楊茂搜保仇池。

初略陽清水氐楊駒始居仇池。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强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仇池在今成州。即武都也。

愍帝建興二年楊難敵楊虎攻漢中。刺史張光子孟良死之。梁州人張咸起兵逐難敵。

元帝建武二年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案宋書氐胡傳。楊茂搜卒于晉愍帝建興五年。

茂搜長子難敵。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下辨今成州。河池今鳳州。

永昌元年趙主劉曜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難敵稱藩於趙。

明帝太寧元年楊難敵與弟堅頭奔漢中。趙遣擊之。以田崧鎮仇池。難敵請降於蜀。難敵還武都。

秦州刺史陳安據隴右叛趙。主曜擊殺之。難敵懼奔漢。

初曜以田崧鎮仇池。難敵既卽降。途還武都。據險不服。雄遣李雄出白水。李壽出陰平。以擊難敵。難敵遣兵拒之。壽不得進。李稚及李玲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稚玲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

太寧三年楊難敵襲仇池克之。殺田崧。

成帝咸和三年趙劉朗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

朗掠三千戶而歸。

咸和六年蜀李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咸和九年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

毅自難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爲右賢王。河池公遣使求稱藩。

咸康四年仇池氏楊初襲殺毅。自立爲仇池公。（○案宋氏胡傳。事在咸康三年。王魏書氏傳同。）

初殺族弟稱臣於趙。

穆帝永和九年秦攻楊初於仇池。爲初所敗。

永和十一年楊毅弟宋奴刺殺楊初。初子楊國殺宋奴。自立爲仇池公。元溫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永和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國子安奔秦。

升平四年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楊世稱藩于晉以世爲秦州刺史以世弟統爲武都太守世又稱臣於秦
太和五年楊世卒子纂立
世始與秦絕叔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兩縣侯雅楊安姚萇等伐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纂亦降秦以統爲南秦州刺史
○案晉載記苻堅傳與此同宋書氏胡傳北魏書氏傳則云太和五年世卒統廢世子纂自立纂案黨殺統遣使詣簡文帝自陳是統已前被殺無降秦事未知孰是
秦西縣侯雅楊安姚萇等伐仇池楊纂帥五萬之衆拒之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兵助纂與秦兵戰於峽中纂兵大敗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於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以楊安鎮仇池
孝武帝寧康元年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不克
廣與楊安戰兵敗汨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遠守磐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秦王堅伐蜀陷之以楊安鎮成都王統鎮仇池
太元十年楊定自稱仇池公
秦以楊定爲雍州牧楊定徙治歷城嘗儲蓄於百頃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
太元十九年楊定攻西秦兵敗死定弟盛稱仇池公遣使稱藩

秦王苻崇爲西秦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乾歸遣將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

太元二十一年封楊盛爲仇池公

晉安帝義熙元年仇池王楊盛據漢中

譙縱反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秦伐仇池攻漢中拔成固楊盛請降于秦

秦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

義熙二年楊盛遣苻宣入漢中刺史王敏攻之盛軍濫口敏退屯武興○案氐胡傳姚興遣王敏攻城因梁州退事在義熙元年

盛復通於晉以大將軍授之　濫口在陽平關武興今沔州

義熙十年後秦伐仇池不克

楊盛侵擾祁山秦王興遣趙琨等攻之姚恢出駱峽姚渠上羊頭峽胡翼度出汧城興自雍赴之天水大守王松忽言曰先帝神略無方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爾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

義熙十二年楊盛攻秦祁山拔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封楊盛爲仇池王。

宋文帝元嘉二年。楊盛卒。子玄立。

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終當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玄立。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元嘉三年。龐諮據武興。四庫全書考證。原本龐上有秦字。據資治通鑑。吉輸爲梁秦二州刺史。諮守始平。輸遣據武興。此蓋節錄其文而誤衍耳。今刪。楊難當將兵拒諮不克。

難當。玄弟。

元嘉四年。楊玄圍秦梁州刺史赫連輔政於赤水。

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口逃還。駱谷見上注水經云。駱谷南逕仇池郡。

魏封楊玄爲南秦王。

魏遣公孫軌奉策拜玄。玄不出境。軌責讓之。玄懼而郊迎。

元嘉六年。楊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元嘉九年。難當以保宗鎮宕昌。以其子順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難當囚之。

宕昌。西羌國名。今西和州界。後五年。釋保宗之囚。使鎮葷亭。

楊難當遣司馬飛龍寇蜀。逐陰平太守。益州刺史劉道濟擊斬之。

益州刺史劉道濟聚歛刻虐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親往依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道濟擊斬之蜀人趙廣等因是爲亂殺道濟以司馬飛龍爲名後參軍裴方明討之踰年而後定

元嘉十年楊難當襲漢川克之

梁秦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宋帝乃自徙中起蕭思話代之楊難當因思話未至法護將下舉兵襲白馬又攻葭萌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遂有漢川之地　水經沔水注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之地帝蜀復其鄉更名曰縣目曰洋川以表其祥

元嘉十一年蕭思話討楊難當破之復取漢中

蕭思話至襄陽遣蕭承之爲前驅緣道收兵進據磆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温守梁州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臨川王義慶遣裴方明助承之拔黃金戍温棄州城思話擊破之健甲子退保下桃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蕭承之以稍擊之氐不能當走據大桃追擊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甄法護賜死蕭思話徙鎮南鄭初盛據漢中刺史范元之等皆治魏興惟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氐所焚故思話徙焉　寰宇記云黃金城張魯所築水經漢水東逕小大黃金南注云山有黃金峭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旁山依峭險折七里氐掠漢中阻此爲戍與鐵城相對一城在山上

一城在山下。皆容百許人。以其峻險。故以金鐵制名。下桃城南城北城在城固。皆今洋州貢符縣地。或言韓信所立。或言張良創築。葭萌水華陽國志曰。漢水有二源。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

元嘉十三年。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然猶貢奉宋魏不絕。其後復稱武都王。

魏楊難當據上邽降之。

楊難當據上邽。魏遣師討之。先遣崔頤齎詔書諭難當。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難當以其子順爲雍州刺史守下辨。

元嘉十六年。楊難當寇魏上邽。

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元嘉十八年。楊難當寇漢川。詔裴方明討之。

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苻沖出東洛以禦。梁州兵劉眞道（○案宋書本紀作劉眞道。而氐胡傳又作劉道眞。未知孰是。）擊沖斬之。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詔裴方明討之。

元嘉十九年。裴方明克楊難當。難當奔魏。以楊保熾守仇池。

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分兵攻武興、下辨、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苻弘祖守蘭皋。使其子和將重

兵爲後繼。方明與弘祖戰於濁水。大破之。追和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子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爲楊玄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眞道方明竟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　濁水。水經注。白水之異名也。

元嘉二十年。魏擊仇池取之。

楊保熾走。

魏殺武都王楊保宗。宋立楊文德爲武都王。屯葭盧城。

楊保宗謀叛魏。魏河間公對鎮雒。谷誘保宗送平城殺之。鎮東司馬苻達遂據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遣古弼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辨。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詔以文德屯葭盧城。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葭盧。水經注。羌水又逕葭盧城南。寰宇記。在文州曲水縣城五十里。

宋姜道濟楊文德合衆攻魏濁水城。不克。

魏皮豹子等救之。道盛戰死。

元嘉二十四年。魏人擊楊文德。敗走漢中。

楊文德據葭盧城。招誘氐羌。武都守五郡氐皆應之。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奔漢中。宋

人創其脅十。○案在宋氏胡傳事在元嘉二十五年。

元嘉二十七年。取陰平平武郡。以楊頭戍葭蘆。

起楊文德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陰平平武悉平。梁南秦刺史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克。執送荆州。使楊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

元嘉三十年。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鎮將苟莫于將突騎救之。道成等引還南鄭。

孝武帝孝建二年。以楊元和爲征虜將軍。楊頭爲輔國將軍。

元和保宗子也。宋以其初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其族父頭先戍葭蘆。母妻子弟並爲魏所執。而爲宋堅守無貳心。上元謨請以頭爲西秦州刺史。安輯其衆。俟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其不稱。卽以授頭。必能藩捍漢川。使無虜患。若葭蘆不守。漢川亦不可立矣。不從。

明帝泰始二年。以楊僧嗣爲武都王。

初。武都王楊元和棄國奔魏。從弟僧嗣復自立。屯葭蘆。蕭惠開復遣兵至梁州。楊僧嗣帥羣氐斷其道。間使以聞。以僧嗣爲武都王。惠開自益州舉兵。多任刑誅。蜀人猜怨。合兵圍成都。上赦其罪。圍亦解。

蒼梧王元徽元年。楊僧嗣卒於葭蘆。弟文度立。降魏。

魏以文度爲武興鎮將。

順帝昇明元年。楊文弘襲魏仇池陷之。魏皮歡喜等討之。文弘棄城走。魏拔葭蘆。斬楊文度。以其弟爲武

都王。

魏皮歡喜等拔葭蘆。斬文度。魏以楊難當族弟廣香爲陰平公葭蘆戍主。仍詔歡喜築駱谷城。文弘奉表謝罪於魏。遣子苟奴入侍。

齊高帝建元元年。魏葭蘆鎮主楊廣降於齊。

建元二年。齊以楊難當之孫後起爲武都王。鎮武興。

武帝永明四年。氐王楊後起卒。種人集始立。

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爲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爲武都王。

永明十年。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梁州刺史陰智伯擊破之。集始走還武興。請降於魏。

明帝建武二年。魏圍南鄭不克。

魏仇池鎮將拓拔英圍南鄭。梁州刺史蕭懿誘仇池諸氐斷其運道。英全軍還。

建武四年。氐帥楊靈珍來降。遣其弟襲武興王集始。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亦來降。魏遣李崇代之。克武興。楊靈珍奔齊。

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羣氐皆棄楊靈珍散歸。崇進據赤土。靈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鷲峽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峽之口。積大木。聚礧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崇命慕容拒從它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鷲峽。靈珍敗走。獲其妻子。遂克武興。靈珍奔還漢中。魏主聞之

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靈珍爲仇池公。武都王。

齊東昏侯永元二年。楊集始自齊降魏。守武興。

集始將衆萬餘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魏梁州刺史楊椿遣集始書。開以利害。集始遂降魏。魏人還其爵位。使守武興。

梁武帝天監二年。楊集始卒。子紹先立。

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集起集義。

天監四年。漢中太守夏侯道遷殺楊靈珍。以漢中叛降於魏。

夏侯道遷爲南譙太守。奔魏。魏使道遷從王肅鎮壽陽。以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奔。從梁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鎮。以道遷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王珍國爲刺史。未至。道遷謀降於魏。先是楊靈珍來奔。以爲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遂送於魏。魏以邢巒爲征梁益諸軍事。魏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嗣據石亭。巒遣將擊走之。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玄思附於魏。攻景民斬之。〇案北魏書邢巒傳。龐景民恃遠不降。遣巴州刺史嚴元思往攻之。與此異。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遂帥羣氏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遣軍以逼之。梁遣孔陵戍深阮。魯方達戍南安。任僧奭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王足將軍擊破之。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石亭。水經注。漢水逕西石亭。深阮。在今梁州北。南安。李膺記云。宋置南安。在今劍州。成

縣南石同在利州西今名石同谿按南鄭非魏能取之乃夏侯道遷以之降魏也然魏得仇池則漢中亦漸孤矣

天監五年魏執楊紹先滅之置東益州

紹先稱帝集起集義稱王圍魏關城邢巒使傅堅眼破之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鎮又改爲東益州　按武都郡卽今階成鳳沔文五州之地自晉惠帝元康六年丙辰楊茂搜據之至梁天監五年丙戌爲後魏所滅凡二百一十一年

論曰蜀長江之上流也褒斜漢中蜀之門戶也武都又漢中之藩籬也江左君臣視蜀如土梗弁髦然自以爲長江全勢無俟乎蜀也蜀與漢中置之度外而區區氐羌遂得以據四州之險歷二百年而後亡然無武都則無漢中無漢中則無蜀蜀非梁有一傳爲陳而江左之勢孤矣已事之覆轍可不鑒乎雖然以武都四川之地而氐羌恃以立國者二百年曾謂以吳蜀之全力而不能守乎

蜀刺史始不專用武人

齊武帝永明二年始以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

晉代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爲之帝以始興王鑒爲刺史先是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鑑行至境上韓武方出降僚佐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爲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晉宋齊梁益州刺史　晉周

撫。周楚撫之子。周仲孫。羅友。司馬軌之。鮑陋。宋張茂度。劉道濟。激趙廣之變。甄法崇。周籍之。蕭惠開多任刑誅。晉原一郡反。齊始興王鑑年十四。劉悛爲江淹奏贓貨鉅萬。在益州置金涂盆。梁劉季連反。魯休烈。鄧元起。蕭淵猷。蕭淵藻。武陵王紀十七年。見於史者十九人。

論曰。龔巖李氏曰。自晉永和而元溫始平李氏。訖梁承聖而蜀乃盡入於周。跨四代咸撫而有。雖苻堅之侵陷譙縱之盜竊。聲教暫阻而旋即討平。且其職貢於江東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顯者。豈果無人。當兩漢之際。蜀人文章節義。足以冠冕海內。杜石帝京。夫豈足用於兩漢而無用於晉宋齊梁者。失在於不能招徠之也。愚按蜀之士大夫。狼狽於杜弢之流徙。於蠻獠之衝突。非復兩京之舊矣。爲益州刺史者。類無豈弟之政。一始與王鑑。乳臭少年。粗好文學。而蜀人已歸之。邢巒所謂蜀之民望文學風流。亦爲不少。率居山谷。不獲仕進。則流風餘俗。豈盡泯哉。李文簡公之論。其亦深究當時之實矣。

魏邢巒謀伐蜀

梁天監四年。魏統軍王足進攻涪城。

梁將魯方達王景嗣等三十九人皆敗死。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

魏梁州刺史邢巒上表請伐蜀。不報。魏王足奔於梁。巴西復降於蜀。

巒上表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矣。若其出鬬。庸蜀士卒。駑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養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能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爾。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強者。庶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

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常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廁迹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梁遣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王足自魏奔梁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南安今劍州普成縣涪今綿州巴西縣晉穆帝永和中於梓潼郡僑置巴西宋元嘉十五年割屬益州爲巴西梓潼二郡治故涪今名巴西縣

梁魏爭漢中

梁天監十三年魏遣高肇督步騎侵益州梁遣任太洪禦之不克

肇將步騎十五萬命傅豎眼出巴北羊祉出涪城奚康生出綿竹甄琛出劍閣游肇諫以爲今頻年水旱百姓不宜勞役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待虛動大軍舉不謹始悔將何及不從軍至晉壽蜀人震恐傅豎眼將步兵三萬擊巴北梁遣任太洪自陰平間道入其州

招誘氐羌絕魏運路。會魏大軍北還。大洪襲破魏東洛除口二戍。進圍關城。竪眼遣委喜等擊太洪大破之。大洪棄關城走還。

天監十四年。晉壽歸於梁。

傅竪眼性清素。民獠懷之。元法僧代之。素無治幹。加以貪殘。王賈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爲兵。葭萌民任會宗因衆心之怨。魏也。殺晉壽太守以城來降。民獠多應之。益州刺史鄱陽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張齊將兵三萬迎之。

天監十五年。梁張齊圍武興。魏擊敗之。復取東益州。

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遣使告急於魏。魏以傅眼竪赴之。竪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里。九遇皆捷。張齊退保白水。梓潼太守荀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其妻劉氏拒戰百有餘日。梁兵遂退。張齊復出白水。侵葭萌。傅竪眼敗之。齊走還。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入於魏。

普通六年。梁蕭淵猷圍魏和安於小劍。魏淳于誕擊敗之。

淵猷圍和安於小劍。遣其將樊文熾置柵於龍鬚山上。以防歸路。魏淳于誕焚其柵。乘而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

大同元年。梁鄱陽王範樊文熾圍晉壽。魏東益州刺史傅敬和來降。晉壽歸于梁。

敬和。堅眼之子也。

梁蘭欽引兵攻南鄭。梁州刺史元羅降。南鄭歸于梁。

自天監四年漢中入于魏。凡三十年而歸于梁。

梁簡文帝天寶二年。魏侵梁南鄭。

侯景之逼江陵也。湘東王繹求援於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豐侯循以南鄭與魏。循不可。魏宇文泰遣達奚武取漢中。循遣參軍劉璠求救於武陵王紀。紀遣潼川刺史楊乾運救之。

梁元帝承聖元年。梁遣兵救南鄭。魏人敗之。

楊乾運至劍北。達奚武逆擊破之。劉璠還至白馬西。爲武所獲。送長安。宇文泰素聞其名。待之如舊交。時南鄭久不下。民請屠之。泰將許之。璠請之不許。泣請不已。泰曰。事人當如是。乃從其請。

梁州刺史蕭循以州叛降於魏。

達奚武遣人入南鄭說蕭循曰。足下所因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險不足據。援不可恃。民不可保。而宗國喪亂。社稷無主。欲於誰爲忠乎。循乃請降。魏賀蘭德願請攻之。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夏士馬猶強。城池尚固。攻之不克。必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鬬。則成敗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於是劍北皆入于魏。

自大同元年漢中歸於梁。歷二十七年而復入於魏。

西魏尉遲迥取蜀

梁承聖元年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

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侯景之叛湘東王繹起兵紀遂稱帝。

承聖二年武陵王紀伐江陵魏尉遲迥伐成都以救之。

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梁王繹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大將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伐蜀

魏師圍成都武陵王紀還次於西陵紀衆潰爲主殺之成都降魏魏以尉遲迥爲益州刺史。

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撝屢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矣受之魏以迥爲益州刺史　蜀自晉惠帝元康八年戊午李特亂至梁承聖元年壬申入于西魏凡二百五十四年。

論曰蜀在江左歷晉宋齊梁若存若亡者凡二百年而夏侯道遷以漢中入魏非魏能取之梁自亡之也歷三十年據于魏而元羅又以漢中歸於南又歷二十七年歸于梁而蕭循復以漢中入于北亦非魏能取之梁自亡之也漢中既亡而魏人以涪城爲重鎮涪城今綿州武陵王紀空國東下尉遲迥

擣虛而來。蕭撝遂以成都降矣。豈逈之威足以加蜀哉。蜀一也。諸葛孔明以一隅之地。抗衡中原而有餘。江左諸人。以吳蜀之全保蜀而不足。果在德不在險也。